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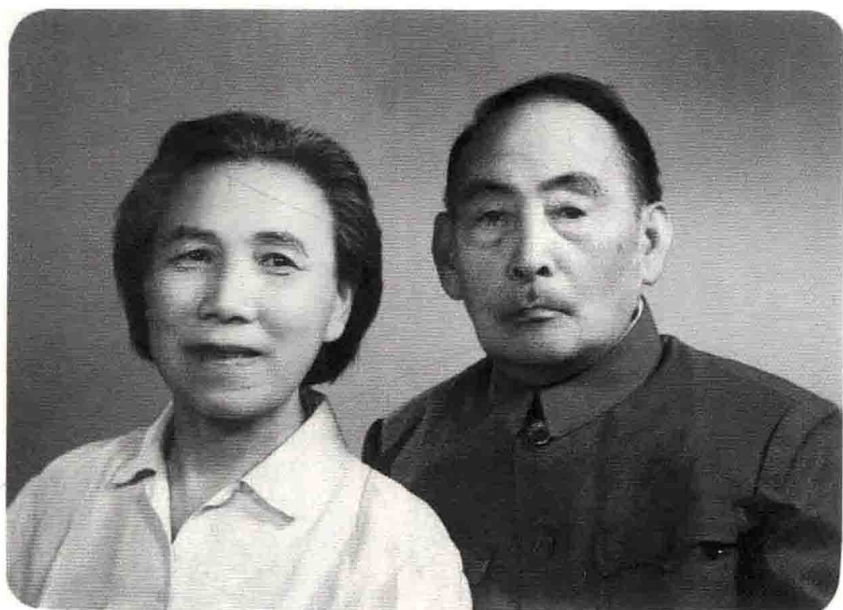
讀教道 卷之三

(關於歷史研究方法的幾門題)

呂振羽全集

第十卷

年來至不感史學之所謂現象問題，而史學
 進行了有益的討論，不啻青年史學之作者
 對於社會主義的文章，有不大寫得很好的，往往
 中厚，可了有益的事，論和論證，逐步把困難
 引向深入，使大家得到提高。一般地說，大
 家更認為泰然，對任何著作，似都給予
 了較大的流，為和探索，這是很好的。——是這
 不能說，每片人對信典著作的精神，宜如
 都掌握住了。而是存正商榷，以另方法，法
 合具體歷史，即通過歷史本身，自具的
 經具，博古通今，深入的討論分析，似
 這地較地不壞，甚古者，不形重視的，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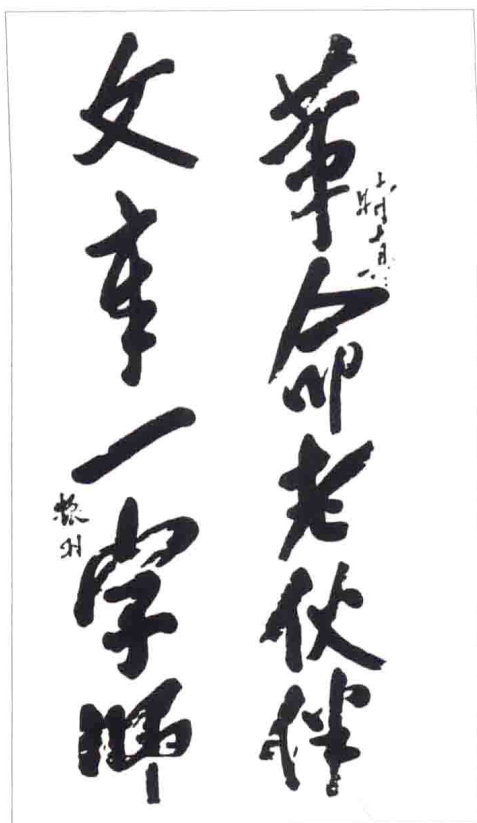


1980年,吕振羽、江明合影

吕振羽、江明部分藏书



1962年,吕振羽题赠江明条幅



吕振羽的工作室



逐渐生长起来了。

第二、大党、小党对社会的态度——自南到北统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极大重要意义的领导，是抗战建国的第一大事。这许多重大事情，建立起来，是抗战建国的基础。这个统一的大党，决不是（暂时的）偶然地形成的，（引志）不容许的、暂时的、偶然的（指大党建设的主张）。

第三、大党、小党对社会的态度——自南到北统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极大重要意义的领导，是抗战建国的第一大事。这许多重大事情，建立起来，是抗战建国的基础。这个统一的大党，决不是（暂时的）偶然地形成的，（引志）不容许的、暂时的、偶然的（指大党建设的主张）。

第四、大党、小党对社会的态度——自南到北统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极大重要意义的领导，是抗战建国的第一大事。这许多重大事情，建立起来，是抗战建国的基础。这个统一的大党，决不是（暂时的）偶然地形成的，（引志）不容许的、暂时的、偶然的（指大党建设的主张）。

第五、大党、小党对社会的态度——自南到北统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极大重要意义的领导，是抗战建国的第一大事。这许多重大事情，建立起来，是抗战建国的基础。这个统一的大党，决不是（暂时的）偶然地形成的，（引志）不容许的、暂时的、偶然的（指大党建设的主张）。

第六、大党、小党对社会的态度——自南到北统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极大重要意义的领导，是抗战建国的第一大事。这许多重大事情，建立起来，是抗战建国的基础。这个统一的大党，决不是（暂时的）偶然地形成的，（引志）不容许的、暂时的、偶然的（指大党建设的主张）。

第七、大党、小党对社会的态度——自南到北统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极大重要意义的领导，是抗战建国的第一大事。这许多重大事情，建立起来，是抗战建国的基础。这个统一的大党，决不是（暂时的）偶然地形成的，（引志）不容许的、暂时的、偶然的（指大党建设的主张）。

第八、大党、小党对社会的态度——自南到北统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极大重要意义的领导，是抗战建国的第一大事。这许多重大事情，建立起来，是抗战建国的基础。这个统一的大党，决不是（暂时的）偶然地形成的，（引志）不容许的、暂时的、偶然的（指大党建设的主张）。

第九、大党、小党对社会的态度——自南到北统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极大重要意义的领导，是抗战建国的第一大事。这许多重大事情，建立起来，是抗战建国的基础。这个统一的大党，决不是（暂时的）偶然地形成的，（引志）不容许的、暂时的、偶然的（指大党建设的主张）。

第十、大党、小党对社会的态度——自南到北统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极大重要意义的领导，是抗战建国的第一大事。这许多重大事情，建立起来，是抗战建国的基础。这个统一的大党，决不是（暂时的）偶然地形成的，（引志）不容许的、暂时的、偶然的（指大党建设的主张）。

吕振羽阅读图书批注

悼 吕振羽同志

革命 抗日 领袖

海内 哀悼 悲情

雅志 操 亦 史 学 家 友

首 洪 涛 时 事 一 世 不 朽

杨 振 羽 创 一 格 多 端 志

子 心 有 数 富 新 章

文 墨 中 外 复 古 夫 子 坦

高 志 和 轩 昂 以 昭 名 乘

德 行 浩 浩 志 立 学 子 心

名 垂 青 史 永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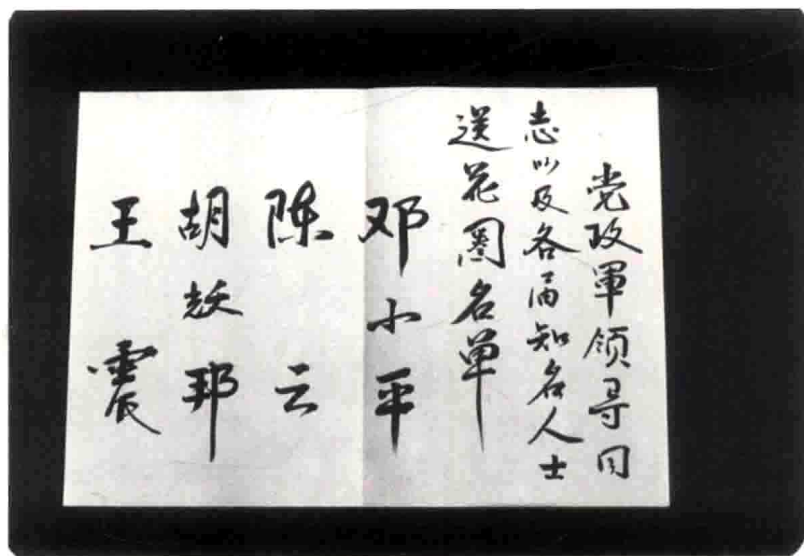
江 明 月 志 存 念 李 又 兰

九 年 月 日

张爱萍、李又兰怀念吕振羽诗手迹



1980年8月9日,胡耀邦、黄克诚、薄一波等出席吕振羽追悼会



邓小平等
中央领导为吕
振羽逝世送
花圈

目 次

回忆录	1
学吟集诗选	141
学吟集诗选补	397
日 记	411
书 信	545
生平著述年表	684
后 记	763

回 忆 录

编 印 说 明

回忆录部分收集了著者自 1950 年至 1980 年期间的回忆文章或口述史料，连同附录，共计十三篇。内容涉及大学期间实践活动、1935 年受中共北方局委派赴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合作抗日谈判、湖南抗日救亡活动、跟随刘少奇返回延安以及蔡锷早年事迹等。

全集编辑，以著者已刊或未刊原文为底本，按撰写或口述时间先后整理编排，更正了文中个别错讹，内容和观点均保持原貌。

崔 岩

目 录

大学期间之回忆	4
回忆南京谈判——学习毛泽东著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	10
记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	11
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	19
回忆蔡锷事迹的零片情况	101
南京谈判的始末	103
少奇同志和南京谈判	113
北平《村治月刊》之回忆	120
我为什么写《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121
我为什么写《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123
我为什么要写《中国社会史诸问题》	126
回忆延安批判蒋著《中国之命运》的一些情况	127
附录：回忆塘田战时讲学院	130

大学期间之回忆^①

发起组织塘田区学友会启

二十世纪的青年志士，不是一个个都把社会和国家的一切重担子都放在自己肩上么？不是说如何改革社会和国家么？但是空言泛论，哪怕你说得天花乱坠，也收不到什么结果咧！因此，我们对我们的当尽的责任——改革社会、国家——首先就要找下手的田地。《学庸》有句话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我们暂套着它的公式，先从小的范围——自己的故乡下手，来作改造的事业。

但，“一手独拍，不能成声；一足独行，不能成步。”改造这小的范围内的事务，谈起来极容易。若实地作起来，非群策群力是断不能成功。所以我们要组织塘田区学友会——这个团体来担负改造的担子。

我们塘田区地方，从山水的秀丽和物产的丰富看起来，文化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进步，应当与全国各地齐驾并进。其实何以大不如呢？寻流溯源，不外没有相当的团体来负改造和促进的责任，因此纵有热心改造的人，亦知独力不支、知难而退了。所以欲求塘田区生产、文化的进步，给塘田区人民创造光明的天日，应有组织学友会的必要。

一九二二年春

这时我沉迷于克鲁泡特金的“极乐国”的泥坑里，就发起组织塘田区在

^① 编者注：著者于1959年11月《散记》册中抄录《少年写作烬余录之二》录有三篇短文“发起组织塘田区学友会启”、“麓山风土记”、“向建凡小传”，系其在湖南省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后改名湖南大学工科）期间参加社会实践生活与人物交往的回忆。现据原稿整理编入，标题是编者所拟。

长沙读书的学生十余人，企图按“极乐国”的图样去实验。因感到人数太少、力量不够，又改而组织武岗东四区学友会，还依“极乐国”订立了章程和旨趣书，构制了一副空想主义的图式。旨趣〔书〕的基本内容，大要为：每区创办一个平民工厂、一个职业学校、一个图书馆、一个大中小总合学校；每村办一个手工作坊、一个初级小学和平民学校、一个流动图书和阅报站，土地共同耕作，保证全村人民的衣食住之余，再按土地、人力、农具、耕牛多寡摊分；全区事由区代会公决和选举厂长、校长、馆长执行，村务由村民大会公决和选出坊长、站长、校长等执行；一区办好，推行全县；一县办好，推行全省；一省办好，推行全国；全国办好，推行全世界。1923年冬假，会友相率回里，在金〔称〕市召开会议，幻想按照图式去试行，并选出古峰小学校长和清算区乡财政开支的委员等。区董喻炳莲等一面通过他们的亲友子弟来瓦解学友会，一面散布谣言，污蔑学友会的为首诸人，并行武岗县知事，诬我通匪。族绅吕秀峰密告我父，我即于除夕乘夜离家。一场空想主义梦即此结束。可惜章程和旨趣书原件已不能觅得。这可以反映当时彷徨歧途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动态一种类型。

振羽追志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

麓山风土记

麓山天下名胜，为吾省有史来人才之发轫地。世人称之曰极乐。

吾自一九二一年负笈来此，于三千之中滥一学席；修庸之暇，得以穷味名山胜景，赏尽先哲遗迹，诚幸事也。

今年暑间，予本欲归里，以慰倚门之望。嗣以同乡同学数人之请托，于麓山之麓赁一庐，且邀予任其自修之教导。予以情分所在，遂不便辞。而予尚一青年学生耳，自修不足，何敢诲人？然既经一诺，遂不得不俨然佯装师态矣。异时而思，得毋自笑乎！

吾辈所居，屋虽矮小，犹清洁雅致。东家为吾校厨东，有眷属数人，然不噪闹，无碍于读书，仿佛名山禅寺中。

予离家外出，已成惯性。睹此乡间情景，田家农事，谁能禁乡土之思也？一日晚饭后，予闲步邻村，老妇以茶献。予询其身家，叙道甚苦；且得悉去年报载招领三百元之遗失，拾者即伊女也。予因曰：“举世上流，不顾名义，唯利是图；伊家拾款，又非不义；留之不无小补，何苦招领云尔？”老妇曰：“子从学名山，识地高华；‘穷当益坚’，子何不为我道？据□以利污我。‘举世尽浊我独清’，而清乃见。今世之士，固皆在名利中；识见高明之士若犹随波逐流，则非予之愿闻也。”言罢，歉然入。予叹息良久，乃请曰：“姆言诚是，吾闻教矣，但予犹欲请为一言曰：‘姆识高寻常，言合乎经，诚不愧一代名媛。但世俗浇漓，国本顿危，姆将何以教我？’”曰：“吾辈乡姬，不明大事，但愿子卓犖其志，毋染尘俗足矣。”

予闻姆言，欣然如有所得。

向建凡小传

同学向建凡，别号桂垓，是一个青年学生，而且顶有志气。他的父亲是一个农人，没有念过书；当他尚在幼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他虽然有个老兄，但得了神经病，什么事都不中用。所以他从小就很烦恼，很苦楚。

他虽然不是什么世家，但从小就很有志气，想造就自己。当他 12 岁的时候，已经是念过几年句读了，五经都念完了的；于是请准他母亲，从师讲解，就入了一处经馆。他在这私塾中，非常发愤，加之他又很聪明，所以那塾师非常的看得他上眼。

他在私塾里读了三年书，又想：如此咕哔终身，也不过学得会作几篇文章；而且这种死笨的学问，究竟有何用呢？于是他立意入学校，明年就插入乡立的武东学校，和我同班。我也是插班生。他的年纪，比我也只大 3 岁。我俩在那个班，都为先生看得上眼，因此感情就一日一日的浓厚起来了。

我们在这个学校将毕业的时候，他有一次忽然问我：“行仁，你毕业后到

底怎样办呢？”我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打算：“想升学呗！难道罢休不成？”他向我看着，全不吱声，只是叹气。我知道他有满腹愁苦，乃强要他说出：“行仁，我与你要算至好，好多都说过的。我的心事，何尝不肯说你听呢？升学的心事哪个没有！你看我难道肯罢休么？但是，我的境遇总不如你呀。我没有父亲，家中要有人料理，你是知道的；加之又没有钱。讲来无处不是升学的困难，真是令人气短。你呢，虽然经济也不充足，总还勉强可以支持点，况且你的父亲还年轻——才只有三十来岁。教一年蒙馆，能得十来石谷。比较总是好多了。”“家事可以不管，我劝他得过且过，万一山穷水尽时再想法儿罢了。”

我毕业后，回到家中，因为祖父怕费用接济不上，不允许我外出升学。他呢，倒一直跑到武岗县城，投考省立第一师范，取得〔分数〕很高，后来没到省里复试，就插入县立中学。我听到他已升了学，不觉心中一阵狂跳，就顾不得祖父的不准，也一直去到县城，插入他们那一班。为此，我家里还开了个会，决定到无法接济时变卖田产（后来也确实是这样作了）。在这个学校里，我与他的感情更深了。这时，我俩的心机都已渐渐开明，思想一步步发达了。课余之暇，除开吟风弄月，还要讲些终身的前途事业。真真是意气相投，志趣全没相左的。

民国九年，我俩同在中学毕业（四年制旧制中学）。近毕业那两年，差不多又天天讨论升学的问题。记得他有次对我说：“行仁，学是无论如何要升的。只怕……”他忽而又哽住了喉，“只怕我不能同你一队出去。我出去也只能在长沙。”“既决定目的了，何苦不作队呢？”我说：“升学的目的地，我也只能在长沙，还得要祠堂帮助。”说到这里，他又踌躇起来，不胜感慨地说：“唉！我何尝不希望和你作伴？只怕家中备不起钱，我们小门小姓，又没有祠款相助，全须我本身设法。那么，迟一两年是没准的。你只到长沙，我也赞成。本来，我们湖南的教育也不差，长沙可以读书。何况求学全在自己，对读书的地方和办教育的人，也可说没有多大关系。”

我毕业后，在家中住了一年，一是和祖父商量升学的问题及向族祠求助，一因祖母病危。在这年中的有一日，他冒雨来到我家。由他家马埠田向家到我家溪田吕家十余里，拿着一份长沙《大公报》，连气也没歇过来，就呼呼地说：“现省里代召高等师范学生（北京、南京、武昌高师），我俩何不去试试？这里报上登了，你看看，考期是8月某日。现在启程还赶得到。并且，我听说

师范学校很便宜，不收费。这岂不是我们求学的机会？”我接过报来一看，对他说：“这是阳历8月，已经是过了期的。现在我祖母有病，不能离家。加之，我也不太愿意学师范，想从实业下手……”我一面看报，一面说着。

第二年，我和弟弟建齐来到长沙，建凡不久也来了。大家商量投考工业专门学校，都录取得很高，就都在这个学校里读书。这是湖南最好的学校，用费也比较便宜，最多不过百元。用得节省的五六十元也够用。

我们在这个学校里又是同系（电机工程系）同班，并同室，彼此意气相投，在学习中并常互相督促。期中考试我得免费，他的成绩也很好。学年考试后，我们一同回里度暑假和筹备下年度学费。我得到族戚和家祠、宗祠的帮助。他系所谓“小门小户”，是孤立无援的，加之这年暑间，他家又因牛瘟死了两头牛。在我离家赴长前，建凡告我，他因无法筹办学费，只好辍学。并说，他已接受去惟一小学当教员的聘书，又再三再四地坚决表示：一定要乡中纠集同道，推行东四区学会的宗旨，改革社会。

一九二三年寒假，我从长沙约集东四区学友同仁，各回本区发起改革运动。建凡在黄亭市筹开第八区学友大会，为豪绅邓东堦（区董）等所阻，未成会而散。我们第九区的学友四十余人，在金称市古峰小学召开了大会。大会议决：（一）清算区和团队的历年财政收支，并选出清算委员；（二）革除古峰小学原任校长职务，选举新校长接办；（三）推人筹办区贫民工厂和图书馆……会后我和另外四个学友，将议决案送交区董喻炳莲。喻当即拍桌大骂，指我为“捣乱”、“扰乱地方秩序”……我们回到古峰学校开学会上干事会，大家都很激昂，一致主张“斗下去”，并纷纷自动输给临时用费。不意在当晚，一面由于喻等公然令团队布哨；一面喻等又不止阴谋恐吓，并进行挑拨。因而学友中，不止喻恶等亲友子弟即纷纷离去，胆小者也都隐匿不敢露面，主张争下去的连我自己只四人。副区董吕秀峰又透露消息说：“区董已详文于县公署，诬我为首勾结匪类，希图捣乱秩序云云。祖父和父亲得此消息，便亲到金称市将〔我〕找回。这已是阴历十二月三十日。到家后，祖父和父亲计议结果，命我当晚离家绕道黄亭市去长沙。这正是大年除夕。我当晚8点钟左右便到了向家。建凡一面叫他弟弟先去码头邓家雇船，一面陪同我酒饭后亲自送我到码头。临别，再四叮咛，依依不忍卒别。回首当时情景，犹不禁令我感激涕零。到长后，当寄建凡诗云：

记得除夕别远行，有君送我资江滨。

分行几步频回首，细语叮咛最感人。

一九二四年冬得噩耗，云建凡亦以学友会事触怒豪绅邓东塔等。邓等在区会上藉故役使打手，将建凡打成严重内伤。其弟辈亲自将他抬回家中，卧床数日，即致死。死后全身呈紫、乌、青块。豪恶残暴，寝其皮而食其肉不足雪此恨也。建凡死矣，不可再见。爰记所知以传之，直冤宣愤，责在后死。

一九二五年六月

回忆南京谈判^①

——学习毛泽东著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
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

“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送了一封信，要求国民党实行停战，并组织两党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② 这封信是由周小舟同志由天津送至南京，经我交给国民党当时出面谈判的曾养甫转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

共产党“而且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多次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然而还是没有结果。”^③ 1935年11月曾由北方联络局派我以中间人面目去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明年4月，周小舟同志传达任务，也到了南京。党指令我与小舟为代表，并命小舟公开以代表面目出现。约在5月，潘汉年同志受王明同志派遣，由莫斯科来到上海，代表与国民党谈判。8月，党命我离南京，去广州继续与曾养甫洽谈；同时由国民党给我们一个电码，商定由其汉口电台与我延安电台直接用电报谈判。1936年年底，即西安事变后，我闻恩来同志代表党与国民党成（订）立了“两个停止内战”实现西安和平解决的协议。

① 编者注：摘自著者《读书随笔·读〈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间约在1950年初左右。

②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③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